

集部

別集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白思無邪程氏曰思也

韓愈書啓雜文集

柳宗元詩集

白居易古調詩集

老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也。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白思無邪程氏曰思也。澤蓋法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意而傳度禮樂翰亡於此猶能伊與其澁微之意而怨而不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然而不過曰怒哀柳宗元詩集也其言不過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大夫女過曰上國城隅我獨南行軍旅數起大夫難以





韩愈书启杂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唐] 韩愈 撰
◎ [宋] 魏仲举 集注
◎ 朱迎平 愈纪东 整理
◎ 王水照 审阅



提 要

韩愈(768~824),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官终吏部侍郎,谥文,故又称韩吏部、韩文公。

韩愈文集是韩愈逝世后由其门人李汉编辑而成,计四十卷,名为《昌黎先生集》。后辗转传钞,讹舛日多。宋人对韩集作过不少校勘整理工作,并辑有外集十卷。同时,洪兴祖、樊汝霖、孙汝听、韩醇、祝允、蔡梦弼等纷纷为韩集作注,这就为魏仲举辑成《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提供了条件。《五百家注》始刻于宋庆元六年(1200),后代覆刻甚少,流传不广。《五百家注》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许多久已散佚的韩集注本的注释,诚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亦不可谓非仲举之功也。”此书近代无排印本,现选择此书点校出版,正是为了让这一较早的韩集集注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此次点校,我们仅收书启、杂文部分,以商务印书馆依宋板影印本为底本,据《四库全书》所收同书(缺外集十卷)纠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补足了缺页。原文部分除标点外,又与王伯大音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简称王本)和廖莹中校注《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据东雅堂本校刊本,简称廖本)作对校,校记还吸收了朱熹所撰《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张洽校订本,简称《考异》)的成果。至于注文,因其讹误甚多,又缺原本,故只加标点,不作校勘。

集部

别集

韩愈书启杂文集

○提要



目 录

【卷一 书一(并启)】

- 与孟东野书 1
答窦存亮秀才书 2
上李实尚书书 2
贺徐州张仆射白兔书 3
上兵部李侍郎书 4
答尉迟生书 5
答杨子书 5
邓州北寄上于相公书 6
上郑尚书相公启 8
上留守郑相公启 9

【卷二 书二】

- 上宰相书 14
答侯继书 20
答崔立之书 21
答李翱书 23
重答李翱书 25
代张籍与李中丞书 26
答李师锡秀才书 27
答陈生书 28
答李翱书 29

集部

别集

韩愈书启杂文集

○目录



【卷三 书三】

- 上张仆射书 37
答胡直均书 38
上于襄阳书 39
与崔群书 40
与陈给事书 42
答冯宿书 43
与卫中行书 44
上张仆射第二书 45
与冯宿论文书 46
与陆员外荐士书 47

【卷四 书四】

- 与凤翔邢尚书书 54
为人求荐书 55
与韦舍人书 56
答刘正夫书 57
答殷侍御书 58
答陈商书 59
与孟尚书书 60
答吕豔山人书 62
答渝州李使君书 63
答元侍御书(元微之书附) 64

【卷五 书五】

- 与郑相公书 72
与袁相公书 72
与鄂州柳中丞二书 73



- 答魏博田仆射书 76
与华州李尚书书 77
答友人论京尹不台参书 77

【卷六 书六】

- 上贾滑州书 80
上虞部崔员外书 80
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 82
与少室山李拾遗书 83
答刘秀才论史书 84
召大颠和尚书 86

【卷七 杂文一】

- 原道 91
原性 95
原毁 97
原人 99
原鬼 100
行难 101
对禹问 102
杂说四首 103
读荀子 105
读鹞冠子 105
读仪礼 106
读墨子 107

【卷八 杂文二】

- 获麟解 113

集部

别集

韩愈书启杂文集

○目录



- 师说 114
进学解 115
本政 118
守戒 119
朽者王承福传 120
五箴(并序) 122
后汉三贤赞 123
讳辩 125
讼风伯 127
伯夷颂 128
- 【卷九 杂文三】**
- 子产不毁乡校颂 133
释言 134
爱直赠李君房别 136
张中丞传后叙 137
河中府连理木颂 141
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 142
宴喜亭记 143
徐泗豪书记厅记 145
画记 146
蓝田丞厅壁记 149
新修滕王阁记 150
科斗书后记 151

【卷十 杂文四】

- 郢州溪堂诗(并序) 158
猫相乳 161



- 进士策问十三首 161
谏臣论 166
改葬服议 169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170
褙袷议 172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174
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附注刘敞小功不税解) 176
太学何蕃传 177
答张籍书(张籍书附) 178
重答张籍书(张籍书附) 181

【卷十一 杂文五】

- 瘞破砚文 191
毛颖传 191
下邳侯革华传 193
送穷文 195
鳄鱼文 198

【卷十二 杂文六】

- 省试明水赋 203
王司马宅红芍药歌 205
海水 205
赠崔立之 206
赠河阳李大夫 207
苦寒歌 207
请迁玄宗议 207
范蠡招大夫文种议 208
诗之序议 209

集部

别集

韩愈书启杂文集

〇目录



三器论 210

【卷十三 杂文七】

通解 215

择言解 216

鄂人对 217

河南同官记 218

记宜城驿 220

题李生壁 221

【卷十四 杂文八】

除崔群户部制 224

祭汴州董相公文 224

雷塘祷雨文 225

祭石君文 226

祭房君文 227

高君仙砚铭(并序) 227

高君画赞 227

潮州请置乡校牒 228

直谏表 228

论顾威状 232

四

库

家藏



卷一 书一(并启)

与孟东野书(东野,一本作郊)

与足下别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余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¹⁾(一作他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²⁾(一本而下又有又字),足下知余心乐否也?余言之而听者谁欤?余唱之而和者谁欤?言之而无听也(一无之而二字),唱之而无和也(一无之而二字),独行而无徒也⁽³⁾,是非无所与同也(与,一作以),足下知余心乐否也!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一本作“从今之人”),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一无其字)!

去年春,脱汴州之乱,幸不死(孙曰: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从董晋丧出汴州,四日而军乱,杀留后陆长源。严曰:汴州乱在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则与东野书在十六年也),无所与归⁽⁴⁾(与,一作以),遂来于此。主人与余有故(孙曰:主人,谓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穷,居余于符离睢上(《集注》:符离,县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韩曰:是年秋,建封辟公为幕职,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补注》:十六年秋也。○一无秋字),聊复辞去,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李习之娶余亡兄之女(樊曰:习之,翱也。公亡兄,即礼部郎中云卿之子奔也。○亡,一作六。《集注》:云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会,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补注》:即十六年四月也)。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来

集部

别集

韩愈书启杂文集

○卷一



相视也。自彼至此虽远，要皆舟行可至，速图之，余之望也！春且尽，时气日热（日，一作向），惟侍奉吉庆。愈眼疾比剧，甚无聊，不复一一。愈再拜（一本余皆作吾）。

答窦存亮秀才书^[5]

愈白：愈少孑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齟齬，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文学不得其术（一作“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是以学成而道益穷^[6]，年老而身愈困^[7]。今又以罪黜于朝廷，远宰蛮县（孙曰：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为阳山令也），愁忧无聊，瘴疠侵加，喘喘焉无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雅，一作清），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8]，高可以钓爵位，若循次而进^[9]，亦不失万一于甲科（赵本无万一字）。今乃乘不测之舟（一本作川字），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身勤而事左，辞重而请约（请，一作情），非计之得也。虽使古之君子，积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10]（赵本作“遁世而不耀”），胶其口而不传者，遇足下之请恳恳（请，一作情），犹将倒屣倾困^[11]（一作笱），罗列而进也，若愈不肖^[12]，又安敢有爱于左右哉！顾足下之能，足以自奋，愈之所有，如前所陈，是以临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钱财不足以贿左右之匮乏，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13]，褊载而往（祝曰：《说文》云：褊，褊束也，苦陨切。一作褊，通用），垂囊而归（樊曰：《管子·小正篇》：请侯之使，垂囊而入，褊载而归。又《国语》亦云，字作褊载。今所谓褊载、垂囊，语出此。而公方且远宰蛮县，故其语相反如此。囊，囊也。褊，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实尚书书^[14]

月日（孙曰：贞元十九年），将仕郎前守四门博士韩愈谨再拜尚书

大尹阁下^[15] (孙曰: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检校工部尚书李实为京兆尹):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严曰:此书称“将仕郎前守四门博士”,退之以贞元十八年授国子四门博士,十九年拜监察御史。作此书时,盖已罢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贞元五年复来京师,至是十五年矣),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樊曰:实恃宠强复,专于聚敛,公于《顺宗实录》备书之矣,而于此书且复有赤心忧国之语。夫忧民乃所以忧国,实聚敛毒民如此,曰忧国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尔何哉?岂《诗》所谓“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圣贤所不免也?君子之所为,盖有不可识矣。○一本无如家二字)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韩曰: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从事于文学,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谨献所为文两卷^[16] (谨,一作谓),凡十五篇,非敢自以为文也^[17],以为谒见之资也。进退惟命,愈恐惧再拜。

贺徐州张建封仆射白兔书^[18]

樊曰:公贞元十五年秋佐张建封于徐,书是时作。

伏闻今月十五日^[19],营田巡官陈从政献瑞兔,毛质全白^[20] (全,一作皎),天驯其心,其始实得之符离安阜^[21]。屯之役夫^[22],朝行遇之,迫之不逸^[23],人立而拱(孙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传》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窃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启觉于下,依类托喻,事之纤悉不可图验,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虽不敏^[24],请试辩之。兔,阴类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绝其群也;驯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兽之事;革而从人,且服罪也;得之符离,实戎国



名^[25]（孙曰：晋灼注《汉书》云：符离，匈奴王号也），又附离也^[26]（旧本作“符离实戎国名也，又附离也”）；不在农夫之田，而在军田（之田，一作之家田），武德行也，不战而来之之道也^[27]，有安阜之嘉名焉（一作“有安附之嘉焉”）。伏惟阁下股肱帝室^[28]，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乱之臣，未血斧钺（《补注》：钺，铁槌也，取日切），其属畏威崩析（其属，一作之属，读连上文），归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迹表闻，以承答天意（一无答字）。小子不惠^[29]，猥以文句微识蒙念，睹兹盛美，焉敢避不让之责而默默邪（一作“而默贺也”）？愈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书^[30]（或作李异，非是）

十二月九日（孙曰：永贞元年），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上书侍郎阁下：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严曰：书称“守江陵府法曹参军”，盖永贞元年也。退之以贞元二年入京师，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31]，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32]，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磨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身益困^[33]（一本作志亦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发秃齿豁，不见知己。

夫牛角之歌，辞鄙而义拙（孙曰：《琴操》曰：甯戚饭牛车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才至骭，长夜漫漫何时旦？”齐桓公闻之，举以为相）；堂下之言，不书于传记（韩曰：叔孙适郑，醜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醜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左氏》昭二十八年传云）。齐桓举以相国，叔向携手以上，然则非言之难为（一作其），听而识之者难遇也！伏以阁下内仁外

义^[34]，行高而德巨，尚贤而与能（一无而字），哀穷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内职，为朝廷大臣（樊曰：是岁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观察使入为兵部侍郎），当天子新即位（樊曰：是岁八月庚子，宪宗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出言举事，宜必施設（宜，一作计）。既有听之之明，又有振之力，寤威之歌，醒明之言（醒，祖丛切），不发于左右，则后而失其时矣。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诗一卷（孙曰：谓迁阳山令时所作），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如赐观览^[35]，亦有可采，干黷尊严^[36]，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迟生书

韩曰：生名汾。按：公有《题洛北惠林寺》云：“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渔于温洛。”又尝荐汾于陆员外俸，故知生为汾也。○一本题作“答尉迟生汾书”。

尉迟生足下^[37]（祝曰：《广韵》虜复姓有尉迟氏。○尉，音郁）：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祝曰：昭晰，明也。《前汉》：暗昧昭晰。○晰，士列切。者，一作而），优游者有余（者，一作而），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也如是^[38]，有问于愈者，亦以是对。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又，一作岂）？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39]，吾子其何爱之异也（其何，一作何其）？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40]。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答杨子书

樊曰：杨子者，或谓杨陵之子钦之，字茂孝也。《传》尝言其以《华

山赋》示公，公称之士林，即其人也。未详。

辱书并示表记述书辞等五篇，比于东都，略见颜色。未得接言语，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以貌定（敢，一作能。以，一作于）。知人尧舜所难^[41]，又尝服宰予之戒（孙曰：《史记·弟子列传》：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决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敢，一作能）。到城以来（孙曰：城谓京城），不多与人往还。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东野（《补注》：东野，德州平昌人）。东野矻矻说足下不离口（韩曰：矻矻，语难也。○矻，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诗不多见（《补注》：敦诗，名群），每每说人物，亦以足下为处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书（一无七字），亦云足下之文远其兄甚矣（一无矣字）。夫以平昌之贤，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与李继至而交说邪？故不待相见，相信已熟，既相见（一作“既已相见”），不要约已相亲，审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书乃云云，是所谓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韩曰：《庄子·达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然恐足下少年与仆老者不相类（一无相字），尚须验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后，不置疑于其间可也^[42]。若曰长育人才，则有天子之大臣在，若仆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学问有暇，幸时见临。愈白。

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颇相公书^[43]

韩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为国子博士，行至邓州北境，作是书以答于颇。

伏蒙示《顺圣文武乐词》^[44]（孙曰：唐德宗以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颇献《顺圣乐曲》，其曲将半，行缓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天宝乐诗》^[45]（一本作词）《读蔡琰胡笳词诗》（孙曰：《后汉》：蔡琰字文姬，中郎将邕之女，兴平中没于南

匈奴十二年。严曰：箛，音加。胡人卷芦叶吹之也。蔡琰字文姬，汉中郎将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兴平中，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后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以金璧赠之，而嫁于董祀。感伤乱离，作诗二章，世所谓《胡笳十八拍》。盖用文姬诗中语，而作以咏文姬也。《移族徙》^[46]，并《与京兆书》（孙曰：京兆尹，盖李实也。颀家河南，徙族居京兆，执州人之礼遗实书。实使刘禹锡作答曰：阁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远，尚系望于数百年之外，于义不安，遂奋然移群从，率先行古，占数为京兆人，且使使者修敬于鄙薄，缺焉不敢当事。见《禹锡集》中），自幕府至邓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唐本无此自一字）凡五日^[47]，手披目视（一作睹），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且恐且惧，忽若有亡（一作忘），不知鞍马之勤、道途之远也。夫涧谷之水深不过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逾寻丈（一无能），人则狎而玩之^[48]。及至临泰山之悬崖，窥巨海之惊澜，莫不战掉悸栗^[49]（祝曰：《说文》：掉，摇也。悸，心动也。《诗》：垂带悸兮。○掉，徒吊切。悸，其季切。掉，一作悼），眩惑而自失。所观变于前，所守易于内，亦其理宜也。阁下负超卓之奇才，蓄雄刚之俊德，浑然天成，无有畔岸，而又贵穷乎公相（孙曰：永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颀同平章事），威动乎区极（区，一作枢），天子之毗（孙曰：毗，倚也，《诗》“天子是毗”是也），诸侯之师。故其文章言语（一作“言语文章”）与事相侔，变化若雷霆^[50]（变化，一作辉赫，一作焯赫），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51]，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一无而字，一无且字）！杨子云言曰“《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52]（韩曰：灏灏，富大貌。垂垂，明直貌。○灏，胡老切），信乎其能灏灏而且噩噩也！昔者齐君行而失道，管子请释老马随之^[53]（韩曰：管仲、隰朋从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见《韩子》）；樊迟请学稼，孔子使问之老农（韩曰：《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问之，一作之问）。夫马之智不贤于夷吾，农之能不圣于